

歷史與空間

神農山：天賜仙境毓懷藥

應沁陽神農莊園莊主徐秀敏女士邀，筆者偕五六作家前往度假。神農莊園距鄭州130公里，位於沁陽市紫陵鎮，佔地30畝，兩進四合院，周圍是萬畝果林。正值初秋，園內花樹掩映、幽靜宜人，清風吹來、芬芳四溢，一派「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景象。莊園常有文人墨客光顧，幾位京城書畫家正在畫室揮毫潑墨。老報人王建章笑道：「一年寫作疲憊可在此一掃而光嘍！」

尤可驚喜者——莊園緊挨大名鼎鼎的神農山！沁陽市旅遊局局長任家斌對我說：「中華始祖神農氏——炎帝遍嘗百草、登壇祭天的故事就在神農山！作為女媧之後天下共主，炎帝是農耕和中醫藥、五弦瑟、蠟祭與市場的創始人。神農山景區方圓102平方公里，是國家5A級景區，還是世界地質公園，名勝古蹟數不盡數……」我驚訝：「真乃中華神山、靈山、聖山也！」

翌日一早，我們就去登山。景區廣場碩大無比，古典建築令人矚目。我們乘觀光車進入景區，旅遊局資深導遊田苗全程陪同。第一景便是建於隋朝的雲陽寨，青石砌成的寨門古樸偉岸，這個連接豫晉兩省的雄關，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唐明皇李隆基在此寫下「白霧埋陰壑，丹霞助曉光」詩句。田苗說，西晉女道士魏華存在神農山修道42年，創建道教上清派，寫就「四大大書」之一的《黃庭經》。太平寺摩崖石刻為北魏高僧稠禪開鑿，內藏隋唐摩崖造像、五代後晉石刻蓮花經、宋金名人題字和明清碑刻，彌足珍貴。僅十幾幾方米的千佛洞，洞壁鐫刻千餘尊形態各異佛身，有「小龍門」之譽。途經桃花溪，飛瀑流泉煞是壯觀，小田如數家珍：「春夏時滿溪桃花盛開艷麗奪目，陰雨天霧氣瀰漫猶如仙境，唐宋八大家之韓愈留下『千峰萬壑不可數，異草幽花幾曾見。幽泉間復逗石側，噴珠漱玉相交喧』詩篇呢！」

矗立群山峻嶺中的一天門，比泰山一天門還早154年！「隔山望日月，懸崖煙出洞」的龍子



神農山之龍首台。 吳建國攝

門、靈霄寶殿殷雲霧繚繞的南天門，也令人神往。從南天門俯瞰群山，九曲黃河就在眼底，生出「置身雲路覺天低」的浩歎。途中不時在林間見到獼猴，皮毛金黃、臉蛋艷紅，精靈而可愛。小田說，神農山是國家獼猴自然保護區，有3000多隻野生太行獼猴。走近長50米、寬兩米、高百餘米的線狀峽谷「一線天」，大伙昂首仰望，連聲驚歎。田苗道，它是5億年前晚寒武世形成的薄層狀碳酸岩地層經長期冲刷溶蝕而成，舉世罕見……雜文家吳建國邊拍照邊說：「1940年春朱德總司令從山西赴洛陽與衛立煌談判途經沁陽，驚歎神農山壯觀，賦就《出太行》一詩：「群峰壁立太行頭，天險黃河一望收。兩岸烽煙紅似火，此行當可慰同仇。」

我們乘纜車上山，又鼓足勇氣攀登一千多層台階，氣喘吁吁登上1028米的神農山主峰——「中天玉柱」紫金頂。小田說：「炎帝祭祀的『神農壇』就在此，中國考古學會會長羅哲文教授稱它『華夏第一壇』！」登上這座刀劈斧削般兀立的險峰，但見群山巍峨、懸崖峭立，罡風勁吹、紫雲飛渡，腳下巨石似在晃動，頓生「登峰造極」和「心驚肉跳」之感！據說太上老君曾在此築爐煉丹，峰巔有個八卦坑，乃伏羲氏臥聽鳳聲、悟畫八卦處。田苗指着前方一個峻峰說：「那是『龍首峰』，您看它像不像龍首？那蜿蜒盤旋的山嶺就叫『龍脊長城』，有12公里長呢！」我等小心翼翼沿石階踏上三面懸崖的龍首台鳥瞰四周——哇！雲海掩映萬千氣象，如夢似幻壯美無比，令人想起「無限風光在險峰」名句！

沿途還有唐朝的雲陽寺、漢晉的臨川寺、清代的清靜宮和二仙廟、山神廟、真谷寺、沐潤寺等等，囿於時間和體力，未曾細觀，留個念想吧。下山途中，我再次被神農山汪洋恣肆滿目綠色深深震撼。途中邂逅來此督察安全工作的市旅遊局副局長張天峰，他朗聲道：「神農山是全球首批世界地質公園、世界自然基金A級優先保護區，植被高達90%多，堪稱『天然氧吧』，有植物1912種，16000餘株珍稀白鶴松，300多種名貴中草藥……」

我感歎：「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水土也育一方珍奇！如果說神農山是沁陽的標誌，四大懷藥——懷山藥、懷地黃、懷菊花、懷牛膝就是懷慶府閃亮名片嘍！」「您講得好啊！」張天峰說，神農山北依巍巍太行，南臨滔滔黃河，將沁陽形成一個牛犄角，古稱「牛角川」。這裡吸納黃河上游不同地質的豐富營養，又得益神農山岩

溶地貌滲透的大量微量元素，加之光照充足、氣候溫和、土壤肥沃、水質優良，獨特的自然條件使神農山贏得「世界地質公園」美譽，盛產卓爾不凡的「四大懷藥」就不足為怪了！

下山巧遇市生態治理執法大隊長楊東昇，他對神農山了如指掌。已過午時，大家便在莊園午餐。滿桌是神農山綠色食材，徐秀敏端起自釀野葡萄酒向我敬酒，大夥談笑風生，話題又轉到「四大懷藥」上。楊隊長快人快語道：「沁陽四大懷藥，是神農山慷慨回饋，也是懷慶人勤勞智慧的結晶！」他說，古醫藥名著《神農本草經》將四大懷藥列為「上品」，歷代醫家視其養生首選。公元前734年衛桓公就以懷山藥進貢周王室，從此懷藥成為歷代貢品。

我知道，懷山藥因狀若鐵棍而稱「鐵棍山藥」，富含16種氨基酸和13種礦物質，有補腎養胃、生津益肺之功。韓愈、韋應物對其都有點讚，陸游更有《山藥粥》一詩：「世人個個學長年，不悟長年在目前。我得宛丘平易法，只將食粥致神仙。」桌上就有一盤「蜜汁懷山藥」，清香糯甜，大家讚不絕口。說起「懷地黃」，我們都不懂，楊東昇道，懷地黃是多年生草本植物，《本草綱目》云：「地黃生則大寒，而涼血，血熱者可用；熟則微溫，而補腎，血衰者需用……」正說着，廚師端上一盤凉拌地黃絲，清脆可口風味上佳，眾人大悅。

徐秀敏對懷菊花最熟悉，她說，懷菊花經寒暑洗禮得天地之氣，有清心、解毒、祛風、平肝之功，自古有重賞飲菊花酒風俗，《神農本草經》說「菊服之輕身耐老」。民間還將菊花曬乾當枕芯，芬芳宜人，可清腦明目、平心降壓。徐女士說，懷牛膝又稱百倍、山萵菜，李時珍稱「其藥之功，如牛之多力也」，現代科學證明牛膝富含「生物鹼」，可通經絡、散瘀血，補肝益腎、強壯筋骨……

楊東昇引用清代沁陽縣令范照黎一詩：「鄉民種藥是生涯，藥圃都將道地誇。薯蕷蘆牛膝茂，兩岸地黃映菊花」，形象讚美了四大懷藥。如今懷藥不啻暢銷神州，還遠銷歐美亞，被視為「華藥」精品，極受老外青睞。香港更發揮自身優勢，為四大懷藥走出國門凸顯功績。欣聞懷藥正配合「一帶一路」為人類健康和中外友誼再立新功，大家談興更濃，筆者詠出一詩：

天賜仙境神農山，世界公園何嬌妍。靈秀福地育尤物，四大懷藥佔人間！

■ 馬承鈞

字裡行間

■ 黃仲鳴

洗衣工的悲歌

往昔曾讀聞一多的《洗衣歌》，感觸萬分；他在序言中說：「洗衣是美國華僑最普遍的職業，因此留學生常常被人問道：『你的爸爸是洗衣裳的嗎？』許多人忍受不了這侮辱，然而洗衣的職業確乎含着一點神秘的意義，至少我曾經這樣的想過，作洗衣歌。」洗衣有何「神秘的意義」？洗衣是「侮辱」嗎？詩中有云：

「你說洗衣的買賣天下賤，/肯下賤的只有唐人不成？/你們的牧師他告訴我說：/耶穌的爸爸做木匠出身，/你信不信？你信不信？」

論者認為「這是一首控訴帝國主義種族歧視，同情勞動人民不幸遭遇的著名詩篇」，「控訴」、「同情」只是詩人心中的「不平」、「憤慨」，但當時的華人卻是甘於「屈服」這種「不平」；無他，遠涉重洋，願做「豬仔」，無非是國家積弱不振、家鄉窮困，迫得棄國棄親而去「掘金」，這是誰之錯？

近讀陳靜瑜一書：《八磅燙斗：隔離社會下的美國華人洗衣工》（台新北市：稻鄉出版社，2017年），視野頓擴闊，誠如書中所言，十九世紀中葉，中國內憂外患，民不聊生。為求養家活



封面的華工被呼為「清國奴」。 作者提供

口，大批中國男性遠赴異鄉工作賺錢；去到美國西岸的華工大都身無絕技，唯有替人洗衣服。據說，洗衣是白人不願幹的低賤工作，本是黑人婦女的「專利」，華人加入競爭，並且形成一股「大軍」，竟有將黑人婦女的飯碗搶過來之勢。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還沒有流水管線和電力洗衣乾衣機的設備和發明，洗衣仍是用手幹，如往小溪或河邊，或將衣物浸泡於桶內，以溶解污垢油漬，再用棒子敲打以去除髒污，之後晾曬，跟着是燙衣、摺衣。

最可笑的是，一八八零年代華人在美國南方開始從事洗衣業時，黑人洗衣婦生計受到威脅；一八八一年，竟在亞特蘭大掀起一場罷工行動，雙方才達成協議，華工着重商人衣物；黑婦着重清洗家庭衣物。當年有詩云：

「清國奴，清國奴，中國佬，洗我的褲子；將它們放進蒸汽鍋裡，讓它們跳舞。」

這才是對華人洗衣工的侮辱。華工辛勤工作後，有些少積蓄者便開洗衣店，只要租一個店面，買一個燙斗，一個燙衣架，一些肥皂，一些搓板，便可開工大吉。本小而可做老闆，不用看別人面色了。華人在美國的洗衣業大顯「威風」，呈一枝獨秀的局面。有華工作了首歌謠云：

「一把燙斗八磅重，12小時手不開。一周幹滿七天活，掙來一點血汗錢。揀呵洗，燙呵疊，為了一碗活命飯，辛辛苦累在金山。」

筆者出生於華僑家庭，祖先輩即在金山洗衣。讀這書，益感共鳴；後來有從洗衣轉而做廚工，繼而開餐館者，當有叔伯輩的子孫得從大學畢業，再無須做洗衣工、餐廳時，家族便歡欣鼓舞，感歎「有後」了。

粵語講呢啲

■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餐飲業暗語：乾炒牛河——制水

背景：大排檔
客人1：整碟「乾炒牛河」。
伙記（朝廚房方向）：「制水」啦喂！
【客人1：來一碟「乾炒牛河」。
伙記（朝廚房方向）：來個「制水」！】
客人2（鄰枱六十多歲父親）：唔係呀嘛，而家仲有「制水」？
客人3（同枱二十多歲兒子）：乜有呀，阿媽話我大使，規定我份糧大部分要交晒畀佢，咁唔係「制水」係乜呀！
【客人2（鄰枱六十多歲父親）：不是罷，今時今日還有「制水」？
客人3（同枱二十多歲兒子）：什麼沒有呀，娘說我花費大，規定我把薪金的大部分上繳，那不是「制水」是什麼呢？】
客人2：同你儲「老婆本」咯！
客人1：細佬，明益你咋！
【客人2：代你儲老婆本而已！
客人1：小伙子，搵明是對你有益的！】

「乾炒牛河」中的「河」，指「河粉」，「沙河粉」的簡稱，正宗的「沙河粉」原產於廣州沙河鎮；「河粉」的口語讀音是「可粉」。

至於「乾炒牛河」的起源，坊間流傳兩個主線相同的故事：其一、話說香港淪陷期間，有日軍捉了幾個廣東廚師回來為他們做飯。某個廚師因驚慌過度，在炒牛河時下了「油」卻忘了打芡（勾芡），應下生抽（鹹）卻下了老抽（甜），於是由原來的「濕炒」變成「乾炒」，可日軍上下卻非常受落。及後有人將這之前從未有過的炒牛河方式傳了開去，並以「乾炒牛河」做這道炒河的名稱；其二、話說日本侵華期間，廣州有個人叫許彬，他是一家「炒粉麵飯」小型店舖的東主及廚師。某天用作「濕炒牛河」的打芡生粉剛好用完，在準備前往購買之際，一名漢奸走進來要吃「牛河」，許彬表示沒有生粉炒不成，那漢奸卻以為許彬耍他，竟拔出手槍威脅要吃。許彬見狀，情急智生，為了不讓炒河粉因沒打芡而黏鑊，他把鑊燒紅和多加點油；至於河粉沒芡不易上色的問題，他實行：

豉油撈飯——整色整水

由生抽改用了老抽。可能那漢奸太餓的關係，吃完才留意到吃了碟沒芡的甜牛河，但他並無不悅，反而大讚這款新口味的牛河。就是這樣，許彬將錯就錯——道「乾炒牛河」，應運而生。兩個故事均以日軍侵華佔港期間為背景，足以顯示當時兩地民眾有多痛恨日軍，故惹來有人借題揮筆以洩心頭之憤。

「乾炒牛河」簡稱「乾河」。這個寫法可解作「『乾』潤的『河』」。水從河來，乾了河那來水，那自然要限「制」用「水」了！餐飲業中人就以「制水」作為「乾炒牛河」的暗語。現實生活中，「制水」除指限制用水外，也會用來比喻

一些仍具權威性的父母對一些不善理財的子女作有限度的經濟封鎖。

話說回來，「制水」對上一代的香港人來說，是一個難忘的痛苦經歷——1963年，香港遭逢六十多年來最嚴重的一次乾旱，政府不得不於當年6月13日宣佈實施嚴厲「制水」措施——關閉家居的自來水，各住戶須在街喉輪候取水，供水時間每四天一次，每次四小時。據當時的報道，在「制水」期間，全港陷入一片恐慌，且這場災難對香港的經濟造成極沉重的打擊。1963年12月，時任總理周恩來一聲令下，有關單位火速建成東深供水工程，從此：

東江之水越山來

「制水」和那句「樓下門水喉！」已成絕響。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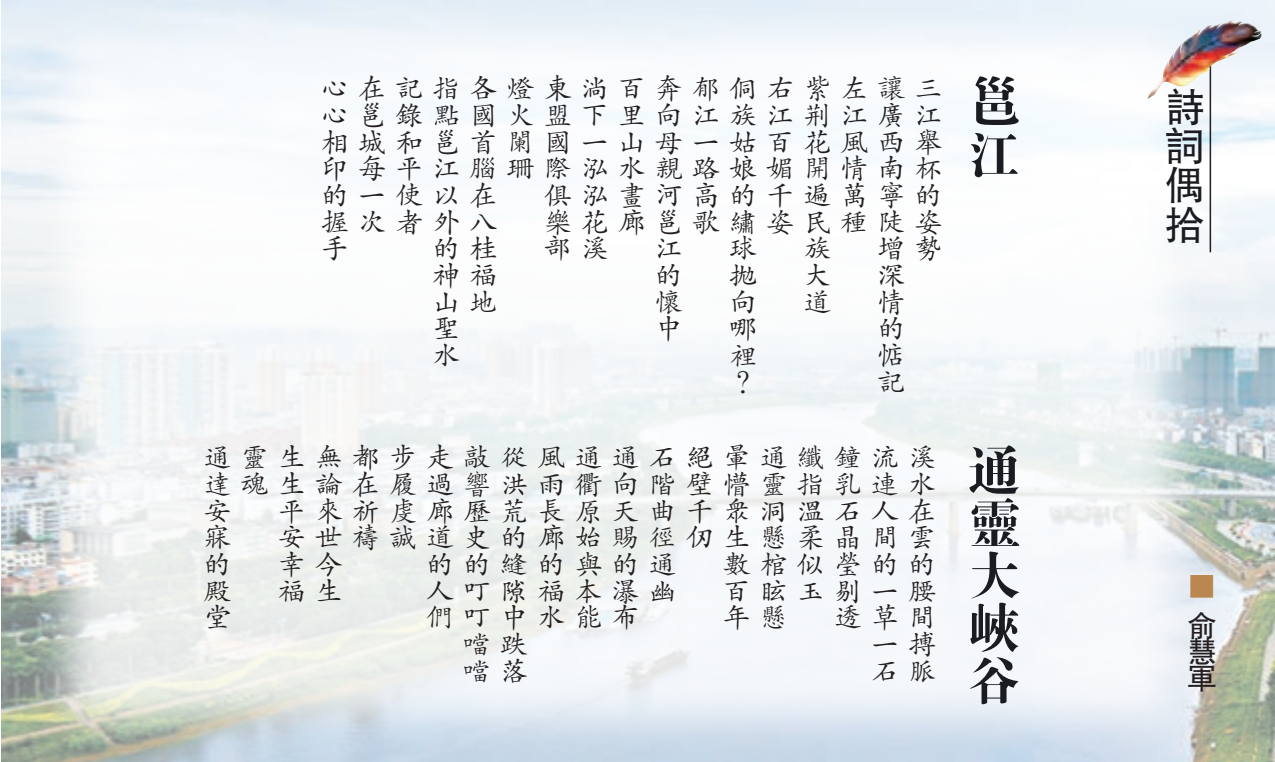
由於「干」讀「乾」，且也是「乾」的簡體，加上「干」字筆劃少，餐飲業中人便以「干」代「乾」，於是乎「干炒牛河」成了這個獲行內外人士認可的寫法。



「干」字一簡對三繁——干、乾、幹，可是如在WORD或一些簡繁互換程式裡把「干」由簡轉繁，無論是哪個語境，一律換成「幹」；一些內地粵語字典網站也有相關的錯誤情況出現。在節省成本的前提下，近年很多酒樓食肆均把餐牌和水牌的製作移師內地，製作公司通常先用簡體輸入相關文字，完成後再轉回繁體，於是便經常出現了「幹炒」的錯誤寫法。

粵方言中，「儲」讀「草2-5」。
「芡」，烹調時用澱粉加水調成的濃汁；讀書音是「欠」，口語讀音是「獻」。
「制水」期間，如同一幢樓的較低樓層有多戶一起開水喉，樓上的水喉便會在水压不足下沒水到了，於是樓上便有人大叫「樓下門水喉」。「門」讀「山」，關的意思。

【專欄簡體版】https://leoleung2016.wordpress.com/



豆棚閒話

芳茗一杯到天涯

很喜歡出門旅遊的一大誘因是可以結識許多遊伴，從他們那兒得到很多教益。所以我曾經這樣說過，旅遊之美，七分遊伴三分景。比方說，數年前的一次西歐之行，我結識的一雙表姐妹盧芹珍和潘靄霞就良多情趣。

我們這個自行組織的旅遊團半是陌生半熟悉，有一半文藝界的老朋友，也有一半是拼團組合人員，盧芹珍和潘靄霞表姐妹倆是本地茶文化研究會骨幹，盧芹珍並且是無錫茶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她倆是我的新朋友，卻也算得文化人士。在機場候機大廳，當她們畢恭畢敬向我敬茶的時候，我才知道，盧芹珍還經營着太湖邊上的十八灣茶文化農莊，種茶葉、製茶葉、銷茶葉，還兼營着農家樂賓館，有着亦城亦鄉的餐飲住宿設施，環境清雅、風味獨特。她們倆都四十朝外的年紀，皆戴着眼鏡，飄逸出一縷縷清茶一般的書卷氣。我還留意到，她們姐妹倆是有備而來的，一個捧着保暖瓶，一個手托着一大摞的一次性小紙杯，在候機大廳，逢人就敬茶，似乎不限於全團四十幾位團員，連陌生的普通旅客也在她們的關照範疇。

候機廳立時飄出了裊裊的茶香，一下變得活色生香。聽說表姐妹倆精選

最好的茶葉出來旅遊的，專門有隻行李箱裝着茶葉和小紙杯，準備在十天的行程中把產自太湖之畔的中國芳茗傳向所到的異國他鄉。我乍轉念間想到她們莫不是為自己的茶莊做廣告來着，但很快就否定了這個念頭，——她們並未在茶杯上印有自己茶莊的名號，再者，天涯海角，誰會去關注太湖一隅小小的茶莊？僅此而已，表姐妹倆只是沿途敬上一杯美茶，讓同行者享解渴清心之樂，讓沿途的外國友人們感受中國茶的別樣魅力。

真是好茶也！就這樣，我們品味着茶的清芬登機遠航。在飛機上，表姐妹倆沒忘了適時給我們敬茶。茶的芳冽消解了漫長旅途的疲乏。我感覺得，表姐妹倆遞來的一小杯清茶似比空姐送來的咖啡和果汁更能清心健神呢。

歐洲之旅的一大尷尬是飲品的不適，早晨自助餐飲的是冷牛奶，賓館的房間裡喝的是冷淨水，幾乎沒有熱的飲料可喝。因而，每位中國旅客都自備着電水壺和歐制型的電插座，以備及時燒開水泡茶和泡麵之需。表姐妹倆帶的電水壺個頭特別大，每到一個點，她們倆首要的事兒就是燒開水，一壺一壺地燒，把碩大的暖瓶灌

了個飽和，把茶水沏了個扎實，以作沿途敬茶之用。我們都理解她們的良苦用心，在每個旅遊景點盡量自帶茶水，以減輕她們的負擔，也便於讓她們有更多的機會把清香的茶水送給外國友人飲用。

果不其然，在每個旅遊景點，表姐妹倆成了外國友人關注的目標——我看到盧森堡街頭，有幾位正悠閒盤桓於露天咖吧的老人起身接過了她們遞上的熱茶，喝慣咖啡的老外乍乍品了一口中國的茶水，就開懷大笑，翹起拇指連聲「OK！」；在鐵力士山嶺的冰天雪地，一小杯中國熱茶贏得幾位金髮姑娘手舞足蹈；在梵蒂岡大教堂，兩位黑人朋友喝了一杯嫌不夠，嚷嚷着要再來一杯。熱情的表姐妹倆歡快地給他們續水。我見狀立即抓拍了一張照片：大教堂宏偉肅穆的背景前，壯實的黑人朋友舉起茶杯向嬌小的中國女子表示由衷的感謝。小小一杯中國茶，瞬間聯結起了濃濃的國際友情，這便是中國茶的功夫吧。

如今，愈來愈多的中國元素正源源不斷流向域外，流向天涯。其實，以太湖畔茶莊女子為例，我們每個尋常的中國人都可以成為中國元素的傳播者、弘揚者。

■ 吳翼民